

# 光影世界伴成长

◎ 刘 伟

对于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,电影曾是神一般存在,因为那些光影世界的故事,是胸中激情燃烧的火,是心中照亮前行的光,是值得铭记一生的精神回响。

多少年后,那些散落在童年记忆里的酸酸甜甜的看电影故事,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。

## 等电影,全村的渴望

“明天晚上,村晒坝要放电影!”

当时的农村,社社都有露天广播,但放电影这种消息不通过广播也会不胫而走,其传播速度堪比现在的互联网,而且宣传动员效果绝佳。

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,上坡干农活的、下田施肥料的、到水井挑水的……全村都开始变得生动活跃起来,而且个个脸上喜气洋洋。

“明天晚上看电影哟!”

“晓得晓得。”

“看电影哟!”最兴奋的莫过于村里

的小孩子,时不时扯着嗓子吼几声。才下午三四点钟,他们就急急的跑进厨房,胡乱喝上两碗稀饭就跑去等电影了。

“忙啥子,还早得很!”大人们总忍不住叮嘱几句,但自己用稻草扎火把的手,却一刻没有闲着。

## 看电影,止痛的良药

有一次村里放电影,正巧赶上了小华家收玉米,直到太阳下山,他才急急从家里跑出来。

“赶紧!怕是来不及了哟!”

“来得及来得及!”

我在前一路小跑,没几分钟,他就跑到我前面去了。

放映时间是没有准点的,天完全

暗下来的时刻,就是放映的开始。

我们赶到山坳口已经天黑了,远远就听见电影里枪战的声响,“哒哒哒哒哒……”

“电影开始了……”小华话还没有说完,“叮咚”一头栽了下去。

小华哥哥摸黑在下面的土坎堆里找到了他。

“哎哟……赶紧走……哎哟……赶紧……走……好痛。”

小华哥哥来不及多问,背起他就跑。偌大的晒坝已经挤满了人,先前还痛得大哭的小华一坐在地上,就乐呵呵盯着屏幕,看得津津有味。

看着他此刻的表情,我们都认为小华只是受了点皮外伤,也放心下来一起看电影。

直到两部电影看完,人群渐渐散去,小华的脸才开始抽搐起来,“哎哟哎哟……痛……”

浑身无力的小华又趴回哥哥的背上,我举着火把,一路踉踉跄跄地回到家。

事后才得知,小华当晚摔成了骨折,是电影,让他暂时忘记了身体的疼痛。

## 放电影,神奇的魔力

农村的露天电影是巡回放映,放映员,永远是大家最受欢迎的“明星”。

能够轮到放一场电影真不容易:音响、幕布、发电机、电影机……这些放映的“行头”总会大大小小装满好多个箱子,每每这个时候,社里的精壮劳动力总会自告奋勇去接放映员。行走的放映队最是引人注目,乡间的小道,俨然他们展示风采的“T”台,自己也有了当明星的兴奋。

放映员才是真正的“明星”,能够

把他请到家吃顿饭,是全家人的荣耀。

有一次,我们家就有幸请到来院坝放电影的放映员,我也第一次坐到了和放映员并排的座位上,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放映员如何架设放映机、调整放映角度,如何取胶片、上架、开机,感觉放映员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,他用光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。

放映员叔叔看我看得入神,凑在我耳边悄悄说:“等这部电影放完了,叔叔陪你去捡子弹壳。”

我信以为真。

电影散场,我跑到电影屏幕下方足足找了好几分钟,子弹壳虽然没有找到,关于电影的美好回忆却沉淀了下来。

## 拍电影,追梦的力量

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来说,看电影是最奢侈的精神享受。光影世界的精彩故事带给我的精神力量一直陪伴我成长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第一次看到摄像机,记忆中的电影机又清晰的浮现在眼前。

毕业后,我成为了一名电视新闻记者,也开始用镜头捕捉生活的精彩和感动。

这些年,我也和同伴一起创作一些微电影,部分作品还曾获过一些行业大奖。

从曾经的追光者到今天的造梦者,电影,用光影的故事讲述着生活的点滴感动,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迁;电影,也用它独有的魅力,泛起过我们内心的涟漪,激荡起我们奋进的激情!

感谢电影,温暖了我的童年,引领着我一生的成长。

# 上演速度与激情的“跑片人”

◎ 徐昌斌

老家在永川城北跳石河,以前的三线建设单位电子部第24研究所就建在那里,研究所家属区没有围墙,与农村院子毗邻,家属区放电影的时候,我们常常跑去看露天电影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人们的生活还很匮乏,看露天电影就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。只要有家属区放电影的消息,一会就传遍生产队的咔咔角角,我们搬起板凳去广场占位置,傍晚时分,放映员支起电影幕布,架上放映器材,只等天黑下来,电影就开映了。记得有一次电影放到高潮部分,放到一半就停下来了,大家都迫切知道故事结果,放映员说另外一个拷贝还没有到,我才知道还有“跑片人”这个角色。

“跑片”是上世纪的产物,那个时候胶片电影的拷贝又重又少,两个地点放映同一部电影,需要在两地之间接力传递,所以叫“跑片”,传递电影胶片拷贝的人就是“跑片人”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,24所家属区和相隔三四公里远的44所家属区共同上演《戴手铐的旅客》,这部电影先在44所家属区放映,再送到24所家属区放映。我们这边放完了第一部,很长时间也没有见到“跑片人”的身影。大家坐在寒风里冻得浑身哆嗦,有的小孩跑出去玩耍,有的小孩倒在母亲怀里打起了瞌睡,还有性急的大人们竟然开骂起来了。不知过了多

久,有人喊了一声:“跑片的来了!”我眼巴巴往公路那边望去,只见“跑片人”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来了,放映员立马打开箱子,拿出胶片放在放映机上,以最快的速度倒片,片刻就开始第二卷影片的放映,接上了第一卷的故事。原来,“跑片人”的自行车链条断了,他只好黑灯瞎火推着自行车,急匆匆走了几里地,才接上我们这边的放映,我不得对“跑片人”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感激。

那时候交通工具少得可怜,跑片人只能靠自行车来回倒腾,有时候“跑片人”没有及时赶到,中间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,放映员就再播放一些幻灯片、劳动场景和先进人物事迹等,如果这些片子放完了,“跑片人”还是没有赶到现场,人们顿时热闹起来,吵吵嚷嚷的,焦急地等待着,“跑片人”一到,人们马上就安静下来了。

以前永川县城有两个电影院,一个是西城电影院,在如今的永川体育馆位置,一个是永川县电影院,在小南门位置。记得第一部武打片《少林寺》上映时,全城观影空前火爆,放映场次安排得紧凑,《少林寺》在永川两个电影院之间轮流跑片放映,“跑片人”拿到胶片后,第一时间冲出去,争分夺秒赶到下一个电影院,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。后来《泰坦尼克号》《真实的谎言》《红番区》等电影“大片”上映,两家电影院都在抓“大片”的准点

观影,“跑片人”无论多忙多累,即使摔倒也要立马爬起来,准时把电影拷贝送进放映室。

随着电影科技的飞速发展,光盘取代了胶片,硬盘又取代了光盘,如今数字电影又出现了,数字电影的画面和声音也更加清晰了。随着电影进入市场化,电影要抓票房,要找准时间点和切入点,在适宜档期上映电影,再也用不着“跑片人”急匆匆地跑上跑下送胶片了。

“穿林海、踏雪原”的杨子荣,平原上进退自如的李向阳,飞身攀爬火车的游击队员,这些电影记忆早已刻在骨子里;八一厂、北影厂、峨影厂那些闪闪发光的片头标志,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;还有那上演速度与激情的“跑片人”故事,时不时在心中激起涟漪。



人生总有些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吧。

《诗经·国风》里有首秦风《无衣》,诗云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,与子同仇……”,诗句一唱三叹,慷慨激昂云薄云天,想来这便是大丈夫之间所谓“情义”的最高境界了吧。

小女生之间的日常情分么,好像没被什么像样的诗词曲赋吟咏过,世人送了一个酸酸甜甜的词:“闺蜜”。校园里的闺蜜们喜欢留一样风格的发式,穿同样品位的衣服,连追星都常常是同一款类型甚至同一个人。

四十多年前闺蜜呢?那时的我们一块儿搜集糖纸烟盒,往漂亮笔记本上抄流行歌曲什么的。我们传看着前一家不知打哪儿弄来的纸张已经泛黄的《苦菜花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还有《红岩》之类,直看得是废寝忘食灵魂出窍,常常没看完就被下家催,后面不知排了多少家呢。

再就是看电影。那些年我们一起看了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《王子复仇记》《简爱》等等好多根据名著改编的经典之作。还看了不少戏曲片,越剧《红楼梦》、豫剧《朝阳沟》、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什么的,彩色黑白片都有。当然少不了京剧,但不再是八个样板戏,而是真正

的老片。第一部就是《望江亭》,和建华在七连连部大院一起看的。算起来,这该是“四小名旦”张君秋先生的代表作吧。那时没有人造美人这回事,银幕上的特写镜头里不难看出,1958年拍摄此片时,张先生已人近中年,但却能以其端庄秀美的扮相和明亮甜润、刚健清新的唱腔,将孀居少妇谭记儿演绎得花一样沉静美好,玉一般大气勇毅。此前曾在一本旧《人民画报》里见过梅兰芳先生早年舞台艺术黑白照片,看那一招一式一颦一笑,只一眼便不由得惊为天人,才知道一个男人扮演一个女人,有时是比漂亮女人还要美丽动人的。

还有《野猪林》。明明是熟知的水浒故事,但由李少春先生在银幕上再现白虎节堂蒙冤、起解发配和火烧草料场,还是让人看得揪心揪肺长吁短叹。想他一个英姿勃发前程似锦的八十万禁军教头,武功盖世且情深意重,本是人间龙凤一般的人物,可转瞬之间便由天堂跌落地狱,若不是那仗义的兄弟拔刀相助,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深秋时节的露天影院里,黑压压的人群和我们一样,也是越来越沉默,寒凉的晚风中唯余声声叹息。我们已经知道,眼前看见的只是戏台上英雄的影像,戏台下的大师已抱憾离世!年少的心在那时,第一次有了世事难料、人生无常的忧伤,无限感慨油然而生又沉郁于心。此后每每读到“枯藤老树昏鸦”之类的词句,就不由得会想起林冲风雪山神庙的唱段来:“大雪飘,扑人面,朔风阵阵透骨寒……”苍凉悠远的声音由那夜银幕深处隐隐传来,久久萦回不绝于耳。

从此便爱上京剧,断断续续看了银幕上的《铡美案》《群英会》,还有“杨门女将”系列等等。其时并不知道这便是国粹,就只是单纯喜欢它的服饰它的调调,喜欢它特别的味道。常常是听不懂也要去听,看不懂也想去看。于是仰望着它的博大精深,震惊于它的美轮美奂,即便不懂它的唱念做打,也一点不会它的手眼身法步,笔记本里倒是认认真真摘抄了诸如“西皮明快华丽愉悦,二黄凝重沉静悲凉”,“旦角声腔讲究水、脆、亮、柔”之类。日子久了,连队高音喇叭和家里的收音机里,也还是能分出梅派与程派的弟子,品出马派与裘派的妙处。

时光流转,京剧到了网络语言里,谐音成了“惊惧”。我喜欢这个臆造,这词语正暗合了我的京剧之爱。豆蔻年华,正是渴望读书又得不到满足的年月,也正是想要抒情却无人可诉的年纪,青春无限却无从寄托更无处安放,那一眼,只一眼,就被它们攫住了灵魂。彼时,正好比一片极度干渴的田地,恰遇着一股温润清凉的泉,哗——从此心甘情愿做它生生世世的俘虏,沉醉其间,再不想,也再不能自拔了!

惊艳

◎ 四月